

职场励志

美商独资公司睿智无限中国区首席代表突然离职,主管销售的副总拉走一批团队和客户另起门户,剧中中远在美的总经理束手无策,市场总监夏青青临危受命,挑起公司发展重任,公司危机变成夏青青的个人机遇。职场中的人都会遇到各种选择,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,从一段情感“跳槽”到另一段情感。如何选择?选择的标准是什么?是诱惑还是疑惑?夏青青的故事,或许可以给她比她更年轻的人一些借鉴。

夏青青的工作算是落定了

夏青青挂了电话,看了看郑磊。郑磊看起来没事儿似的继续跟他同学说着话,不时地给夏青青拿点吃的,倒点酒,可他就是不跟夏青青对视,也不正眼看她。其实郑磊心里已经万分不是滋味,可是他不能说也不能表示,他只觉得心疼。想一想,也曾经有些女人为了自己这样神魂颠倒的吧!现在自己迷上了夏青青,夏青青被那个张博文迷上了,那个张博文又会被谁迷上了呢?这世界,总是环环相扣。



休息了一个多月的夏青青,又开始踏上了找工作的旅程。猎头、朋友介绍,网上投简历,老一套的循环又开始。她如今对这一套流程已经驾轻就熟,好像目前要招人的公司众多。有了之前多年的积累,夏青青的新工作找得十分顺利,很快她就接到了好几个面试通知。夏青青一方面觉得高兴,好像自己的就业空间变得很大,一方面又有点发愁,这一次她必须要慎重,每次换工作都是人生一个转折点,这一次她必须要好好把握。

夏青青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。除了薪水,还要考虑是否有更好的发展空间?向谁汇报工作?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?所在部门在公司中的地位?以及公司领导团队的情况,还有万一工作不顺利自己的最坏打算是什么?这些因素都想明白了,夏青青才会觉得踏实。

经过这样一轮权衡,夏青青决定去一家合资企业。说是合资,其实公司的高层基本上都是中国人,只不过是公司最近被一家海外知名企业注资,于是就变成了合资企业。股份结构改变了的企业,战略和策略以及人才储备都要做相应的调整,公司目标是三年上市,目前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,处在盈利并且飞速发展的阶段。综合分析一下,夏青青觉得这个工作对自己来说挺有吸引力。虽然职位仍然是市场总监,可这个岗位今后需要向总经理直接汇报,这就说明夏青青今后有升为副总经理的空间。另外,这家公司所在的行业,以前全部是内资垄断行业,外资一直都在想尽办法希望能够挤入中国的市场。如果这家公司能够成功,那么公司未来的发展将前途无量。于是,夏青青决定接受这家公司的offer。当然,薪水如她所坚持的,比原来她在睿智的时候也增加了30%。

这样一来,夏青青的工作算是落定了。她知道,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忙碌、更紧张。离上班时间还有一周,她决定好好给自己放个假,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走一走。

郑磊最近的事业也进行得十分顺利。原来以为彻底没有希望了的股票居然慢慢回本,然后冻结了好一段时间的房地产项目,居然也有了转机。之前借出去的钱也慢慢都还上了,广告公司也莫名其妙就接了好几个单,以至于到明年年中都做不完。郑磊本以为自己是个不怎么在意钱的人,可是最近好像红日当头,钱源源不断地进来了。有个朋友,当初自己也是凭着义气借了一笔钱给他,本来不打算他能够有能力还了,可谁知道这家伙不知怎么又发了财,不仅钱还上了,还硬要把他的一辆宝马X5给自己开,说是当做利息。加上夏青青最近也跟自己走动频繁,让郑磊心下暗想,莫非这夏青青就是我命里的福星?

跟夏青青吃饭的时候,他偷偷琢磨夏青青的长相。眼前这姑娘天庭饱满,眼睛黑白分明黑多白少,杏仁眼,悬胆鼻,瓜子脸,眉毛中间的印堂也是开阔和明亮的。难道这就是帮夫运的长相吗?这么想着,郑磊就好像自己捡了一个大便宜似的,乐开了花,倒是把夏青青弄得莫名其妙。

这些天来,听夏青青说到找工作的种种,那种烦恼犹豫不知所措的样子,郑磊差点脱口而出说,嫁我吧,我养着你。不过他使劲儿咽了咽口水还是把这话收回去了。他怕把夏青青给吓着了。他知道,夏青青一定还没准备好。

这一天,阳光很好。北京的八月已经有一点秋天的迹象,天好像越来越来越来越远。这个早晨,夏青青醒得很早。她躺在床上,有点百无聊赖。想到下周就要去新公司上班,又要进入那朝九晚九忙忙碌碌承担巨大压力的生活,夏青青心里倒是有点舍不得现在这样悠闲的日子了。她忽然想起什么,于是起身,给郑磊打了个电话。

“喂?”郑磊接了电话,心里有点不耐烦,听得出那边睡眼惺忪,一定是在床上被自己吵醒了。“对不起,是不是把你吵醒了?”“青青?没有没有,我本来也该醒了。现在几点钟?”“10点。”“哦,都10点了!昨天睡得太晚了。”“呵呵,我猜到了。不好意思吵醒你了。”“别介,没有吵醒我。”“嗯。你今天有事吗?”

郑磊迅速在脑子里理了一下,想起今天有两个说重要不重要的会。夏青青这么问,一定是有原因的。那莫非是她要约会自己吗?

生财之道

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,坠入人生谷底,绝地反击,三年成为百万富翁。他做的事,都没有难度;他遇到的机会,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;他靠最平庸的方式,经过3年坚持,最终成为百万富翁。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,在于他做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!从老康身上,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有的“特异功能”: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。一旦你拥有这种“特异功能”,发财好比例行公事!

恢复旧关系的秘诀

2007年2月28日 星期三 晴

张鹏没有听出是我的声音。我报上名字,他感到很惊讶,这种惊讶也带有几分好奇。他说:“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,以为你失踪了呢。”我说:“春节的时候,我还给你发了条短信,可能你没看到。”张鹏说:“收到的短信太多了,没注意。”后来张鹏的语气便有些平淡了,也有些客气了,生疏显而易见。

要是几年前,我和张鹏通电话,开口就是一顿胡言乱语,天南海北到处扯,半毛钱的事没有都可以在电话里扯半个小时。但现在不一样了,始终找不到过去的感觉。我对张鹏说:“我有事想请你帮忙。”张鹏说:“你说嘛,帮得上的我就帮。”我说:“你什么时候有空?我到你那儿去一趟。”张鹏问:“电话里不方便说吗?”操,明显有点拒绝的意思了。我说:“我只想去你那儿坐一会儿,咱俩谈谈话,拉拉家常,没其他意思。”张鹏稍微犹豫了一下,说:“那你过来吧,我在办公室值班。”办公室不是谈私事的地儿。管他呢,见了面再说。

张鹏一个人一间办公室,中央空调,暖和着呢。张鹏热情地接待了我,说:“都是老朋友了,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,非要跑一趟。”他说着就给我泡茶,给我让烟。恰到好处的热情,不远近的距离。我知道张鹏怕我给他找麻烦,如果这时我真的有麻烦找他,我敢肯定他随便找个借口就把我打发了。我想让张鹏放松,就随口杜撰了一件带有两难选择性质的事,请他帮我决定一下。我杜撰这个的目的是让他有决策的快感。决策而又不担风险,是一种精神享受。

如果我一开口就说我这几年混得不咋的,指不定他心里会怎么想。以为我要找他借钱借米,或者找他帮忙介绍生意之类的,一下就会戒备起来。我想起好多人去找人办事,进门就诉苦,希望获得人家的同情,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但这个社会需要同情的人很多,大家都司空见惯了,麻木了,也厌倦了。但如果你是抱着求教的态度去办事,效果可能就不一样。我能,我行,我比你行。这是普遍心态。

张鹏听了我的话,果然就用略带埋怨的口吻说:“这点事也把你难倒了呀,这些年你真是白混了。”说着便给我指点起来,说应该怎么样。这样一来,气氛就稍微融洽一些了。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这几年混得不好,现在搞了一个买空卖空的经营部,做得也不好。因为他接触面广,脑子也活络,所以来请他帮我出出主意。张鹏松了口气,用手指远远地点着我,说:“你呀你呀。”

如果说过去我和张鹏是平起平坐的朋友的话,现在我把张鹏摆在了一个强者的位置,我甘愿以一个弱者的身份接受朋友的批判。当一个人愿意以指导者的身份和你相处的时候,他觉得他是安全的,也就是说说他可能已经信任你了。何况我和张鹏以前毕竟是朋友。

下午,我和张鹏聊了很多。我解剖了我性格上的不足,他也给我指出了不少毛病,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我。一个滔滔不绝,一个虚心接受,谈话气氛其实蛮好的。

临下班的时候,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来找张鹏,进门就问是不是谈的机密事,需不需要她等会儿再过来。张鹏说:“哪里,一个老朋友来聊天。”那女人说:“你老朋友啊,我怎么不认识呢?介绍一

惊悚悬疑

上世纪六十年代,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,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。一纸密令,我们不明目的、不明地点、不明原因,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——该书描述了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——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质实录。整个故事神奇诡异、悬念迭出。

我无奈地被分在了第二组

那个洞肯定是在我们来之之前就找到了,不然这么多人聚在这里这么长时间,会到现在才发现?其次,那洞的下面肯定有岔洞,否则,根本也不需要这么多人。总之很多地方都非常奇怪,特别是那飞机的事情,太扯了。然后拍了拍我,说下去后,千万要小心。

我对老猫的印象有点跌落,感觉他有点想太多了,也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休整一天后,在第三天,和一个排的工程兵向那个山坳出发了。

行程中没看到老猫,我一问才知道,这老贼在早上说他发高烧。我这才明白老猫和我说的话不是开玩笑,他是真的避开了。

心里古怪着在树林里行军,到第二天的中午,才到达那个发现洞窟的山坳。一到了那个地方,我马上就感觉到,老猫是对的。这个洞窟肯定不是前天才找到的,因为早就有几个帐篷搭在边上,一捆捆的绳子堆得到处都是,这些东西,没几天运不上来。

但是大部分人都没发现问题,我们这些人和大山打惯了交道,这种事情基本上都拐不弯。我若不是听老猫讲过,也肯定不会注意。

那个洞窟的口子朝天开在一根横倒的巨大枯木后面,是一个典型的地质构造洞,说白了其实就是山岩壳上的一条巨大的裂缝。里面很深,洞壁上阳光能照到的地方,

长了很多蕨类和苔藓,这应该是一个喇叭洞,也就是说下面的空间会比洞口大。

那个大校告诉我们,工程兵已经完成了初期的勘探,洞垂直段有二百一十四米深,洞底有一条地下暗河,我们得坐皮筏子,下去前我们这批人必须要进行分组。

我听到这里脑门就开始冒汗,老猫的话在我心里揪了起来——这老家伙也太准了。

当时属于勘探队方面的人一共是二十三个,四个人一组,一共四个组,剩下的人做后备队支援,每一个组配备半个班的工程兵,作掩护和背装备。

勘探队属于特殊技术兵种,而工程兵属于陆军兵种。身体素质要比我们这帮技术兵好得多,工程兵在身边,对于我们来说很有必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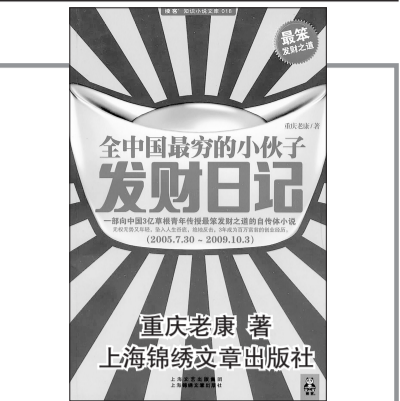
排组时是按年纪分的,我无奈地被分在了第二组,和我同组的还有王四川和两个陕西来的,一个叫裴青,一个叫陈落户。

这两个人我也不陌生,我们在克拉玛依石油大会战的时候就已经是战友,虽然不熟,但是认识。裴青是个少白头,脸上白白净净的看着很年轻,但是头发斑白,很苦大仇深的样子。

陈落户和他正好相反,基层实干出来的,说普通话都不地道,我们有时候开玩笑,他听啥乐啥,整天——你包社列,俄知道列,忒可笑列。非常的有趣。

工程兵方面和我们一起的是当时内蒙古工程兵团六连四班的五个人,副班长好像叫什么什么抗美,四个战士都是陌生面孔,相当的年轻,我们互相敬了个礼,认了面孔就算完。

王四川看到副班长和那四个战士都带着56和54冲锋枪,就说太夸张了,在南方的洞穴里可能还有野兽,在这里,最多有蝙蝠而已。这里的洞内温度太低了,冷血动物根本待不牢。但工程兵听了并不上心。准备妥当之后,我们一个一个被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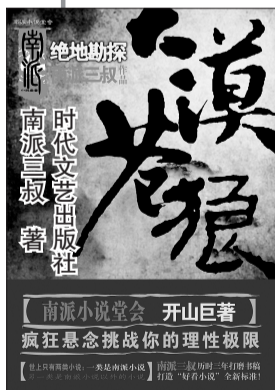
下嘛。”听她的口气,和张鹏是很熟的了。张鹏说:“有几年没见了,现在他做建材生意。”那女人立即说:“哎呀,我马上要装修房子,正想找个专家咨询一下呢。”我笑着说:“我不是专家,只是懂点几行情。”张鹏给我介绍说:“这是毛梅,做生意的好手,女强人。”说着他又把我的名字告诉了毛梅。

我打量了一下毛梅,三十来岁,圆脸,大眼睛,不但漂亮,而且气质不错,颇有亲和力。毛梅正经地对我说,她打算这两天装修房子,找几个装修公司报过价,感觉水分比较大,到时候想请我帮忙参考一下。

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,因为毛梅是张鹏的朋友,未经张鹏同意,我擅自接触他的朋友似乎不太好,便笑着看着张鹏,有意留了一小段时间,等张鹏表态。张鹏说:“可以可以。到时你抽空陪毛梅去转一下装饰市场,帮她把把关。”我说:“没问题。”

因为马上就要下班了,我估计毛梅来找张鹏还有其他事情,就向他们告辞。张鹏送我出来,问:“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困难要我帮忙?”我说:“真的没有,就来聊聊天。”他说:“遇到困难找我啊,大家是朋友,客气就生疏了。”我点点头,说:“有事我一定来请教你。”

从张鹏办公室出来,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与张鹏的关系似乎有所恢复,虽然我并不指望他能带给我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



不是开玩笑,他是真的避开了。

引器从洞口吊了下去,我一路草草看了看岩壁,很明显的寒武奥陶纪灰岩,显然这个洞是一个复合洞窟,肯定兼有溶洞和构造洞的特点。

很快我就下到了能够看到下面景象的位置,洞的底部足有一个标准操场的大小,底下全是水,确实是一条地下暗河。下面架着很多临时的铁架子,不知道是日本人当时留下来的,还是我们自己架设的。工程兵正在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,都是一只一只折叠好的皮筏。有几只已经充好气,漂浮在水面上。

这样的洞穴,以前在山西碰到过一个,很多地方叫这种洞为天坑,都说是老天爷砸出来的洞,大部分都深得要命。

这个洞当然要比一般的天坑复杂得多。它属于构造熔岩复合洞,里面有极端复杂的洞穴体系。暗河深处很可能出现非常离谱的断层,顺流漂到一定的地方,突然就是一个一百米落差的地下瀑布。这种洞穴的勘探,我们一般是避免深入的。

不过这一次肯定是逃不了,我走到王四川身后,他示意我看一个地方,他所指的岩壁上被抛光过的痕迹,好像覆盖了一层蜡。

接着他又用手电照了几个地方给我看,都是类似的痕迹。他轻声道:“这是琉璃化现象,这个山洞里,可能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爆炸。”

岩石的琉璃化一般发生在火山爆发熔岩流和岩石发生反应之后,需要非常高的温度,而剧烈的爆炸和焚烧也可以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。

王四川的感觉是爆炸,我则认为是长时间的焚烧,因为如果这里发生过大爆炸,那这个洞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
正讨论着,那个大校被吊了下来,我认出来这人竟然是我军训时的教官,不过显然他已经认不得我了。